

凝视的岛屿

文/ 祝羽捷

“艺术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它是放大生命体验、把我们与同伴的接触延展到我们个人际遇意外以外的一种模式。”

——乔治·艾略特

艺术家的工作室就像一个漂浮在城市的岛屿，艺术家郭冰心每日登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自己私密的岛屿上描绘可见之物。

身边之物，一直是郭冰心创作的母题。在疫情肆虐的近两年，可触及的周围环境和可见之物对人变得尤为重要，我们抽回对宏大和遥远外界的凝视目光，迫切需要与身边建立更加亲密的联系，以抵挡外界密集的恐慌和不确定。郭冰心将感知范围缩减到自己的工作室，因为她感受到客观世界比疫情之前更纯粹了，每个人都比过去减少了更多客观世界的外出和交流，她更喜欢目前跟自己更多的单独相处时间，“看见什么画什么”。

第一次走进郭冰心位于上海松江的工作室，觉得冰冷、空旷，同时又有一些生活的情调，让人头脑很清醒。我先被她的自画像系列吸引。郭冰心对自我的审视是冷酷的，她的自画像有着严肃的表情，像被审讯室的无影灯探照着，必将一切公布于众。她反复描绘着身体、眼睛、耳朵、鼻子，用一种接近雨刷般快速且狂野的笔触勾勒，堆叠的色彩兼顾轻盈的质感和厚重的情感，接近速写一般的激情手法，或放大或重叠或比例失真她自己的身体和器官，不易觉察的特质和情绪便会出现，中立态度之下蕴藏着与世俗世界的抵抗。

咖啡壶、手套、杯子、书籍、尺子、口红、灯、药片、椅子等物品是生活中最贴肤的可见之物，是郭冰心的生活经验也是创作的素材。她未因这些平凡物品太过熟稔而丧失观察它们的热情，试图触及事物那些肉眼看不到的真相，捕捉真实稍纵即逝的光影，让最普通的物品重新

获得异常的美感，将平凡的东西提升到美学的领域，并消解“高”和“低”文化形式之间的界限。

近一年，植物花卉也走进她的工作室，一切不速之客都有可能成为她的视觉对象，对不可感知的世界提出质疑。她把纯然的审视献给可见之物，投入强烈的情感，用画布凝结时间和距离的真实变化，甚至不依靠任何人造光源——她独特的光学技巧。通过她对工作室可见之物的描绘，重新赋予世俗场景新的意义和活力。

工作室对于艺术家郭冰心来说是最重要的场所，她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工作室展开的。工作室有着工业化的外观，内部由货架和空旷的白墙组成，白墙常常担负着展示作品的功能，她多次提到自己想要睡在货架上。她真正工作的区域并不大，似乎有意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小的范围。她借助落地窗的日光作为自己的光源，尽量保持一种自然的状态。工作的场所不但成为郭冰心最亲密的伙伴，也是一个有故事的环境，见证了艺术家艰苦的工作和对梦想的坚持，也不可避免地也成为艺术家自身性格的一部分，是郭冰心艺术动机和热情的圣地。

每一场展览都是艺术家把作品借给观众的经验，邀约进入艺术现场——艺术家工作室，也是艺术家把自己型岛屿借给观众的经验，我们很容易发现，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艺术家的岛屿上，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艺术家是如何将艺术创作的物理空间转化为自己的创作主题，也再次阐述一个亘古不变的事实——艺术制作方式、地点可以和最终作品一样迷人。

今年我会开始一个实验性项目：艺术家工作室展览计划。欧洲许多城市的社区都会隔三差五做艺术家工作室开放日，社区制作的地图和手册会清楚的标出参与开放日项目的工作室位置，大家可以自从前往，看展、看作品、交流、深入了解艺术家是如何工作的。如今我住在上海，交通阻断了我们的连接，虽然无法实现一个社区的艺术师们互动，但我想把这种与连接艺术家的方式变成点对点，也回归了展览现场的起点形态——艺术家自己的空间。

比起美术馆，充满个人风格的艺术家工作室提供了一个洞察艺术家实践和个性的宝库。也许你已经看过艺术家的作品，却从不知道这些创意诞生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也许你之前并不了

GALLERY MC | 美成空间

解艺术家，通过对一个有生活、工作痕迹的空间洞悉出一个人的性格。我欢迎每一个人，深入艺术家创作的腹地，近距离观看最全的作品集，不断发现新的东西。